

去的時候我背著滿滿的禮物，以為自己是個給予者。走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是被給予的那個，那禮物的重量不是來自清空了的背包，而是來自心靈深處的地方！

「小丸子姐姐！小丸子姐姐！」我剛收拾好走出教室，一把稚嫩的聲音跟在身後焦急的響起。我想定是哪個小朋友貪圖剛剛美勞課上做的十字架，想多要幾個。

記得剛來到這裏的第一晚，學校的老師就跟我說這裏的孩子大多有一個毛病——「貪」。正是因為社會上太多人關心這群患有愛滋病的孤兒，源源不斷的物質，關心送來，讓孩子們反倒忘記了珍惜，只想為自己拿更多，更多，再多一點！想到這裏，我實在不想回頭，只加緊腳步裝作沒聽見。

「小丸子姐姐！」那個聲音飛快似地追上來將我截住。「可以給我多一些的十字架嗎？」

不出我所料，果然是個貪婪的要求。我有些失望，有些遺憾，有些厭惡，只想草草找個藉口，趕快離去！

「小丸子姐姐，我想送給校長一家！」

校長夫婦是四年前從昆明來到這裏的志願者，教育照顧這樣一群小孩子。他們的一雙兒女平時就和這裏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學習，感情很好。我有些驚訝，有些感動。我一直以為他們會因曾經的傷害變得冷漠、無情，是應該被給予愛而不是給予愛。於是開始認真的看著他。

「他們明天就要走了，我覺得你教我們做的十字架最合適了。」黑色的眸子透出一股誠懇，緊抿著嘴像小大人一樣的一臉認真，仿佛在和我商量事關民族安危的大事。

我知道他沒有說謊，他們自己能夠做出的禮物無非是小麥束，狗尾巴草編織的指環，一朵豔麗的花，一片別致的樹葉或者其他什麼從大自然而來禮物。慈善機構所捐贈的糖果早就被吃完，用了很久的鉛筆顯然也是做不了禮物的。我明白每一個小孩都想給自己敬重喜愛的人獻上自己所能找的最好的禮物。對於他來說，或許就是我剛剛所教的繩編十字架。

「可是也不是由我說了算啊，再說別的小朋友可能會覺得不公平哦」我的語氣有點調皮，是留有餘地的拒絕，我等待故事繼續。誰知他想了想，大概是不想使我為難，很認真很有禮貌的微笑著向我點頭說謝謝，就轉身離去。

晚飯後，我叫住他，讓他帶我去看狼狗。他好像已經忘記了早上的事情，一路上依舊很興奮很開心的跟我說了很多很多關於那兩隻大狼狗的趣事。到了門口我從包裏拿出四根彩色的繩子，給他。瞬間他眼裏迸發雀躍的光彩，然後有些驚訝的看著我。我把食指放在嘴前「噓——保守秘密，這是我和其他姐姐合起來湊的繩子！」我原以為故事到這裏就結束了。

離開學校那天，他遞給我一個不知從哪個作業本上撕下的草稿紙做成的信封。我摸一摸，鼓鼓的不知道是什麼。打開來，一個很小的滿是線頭和疙瘩的五彩十字架沐浴在金燦燦的陽光裏。「我從每根繩子上剪下一小段，做給你的禮物！」他一臉的得意的笑與四周耀眼的陽光那麼協調的融合在一起，仿佛他本身就是太陽射出的其中一道光芒，暖人的，親切的，讓我堅信，這個故事到今天還在繼續著！